

说到冬天的取暖方式,北方以前是烧煤的。自然,过去上海的弄堂生活里,也少不了煤的身影。

从记事起,家里就烧煤球炉子。每家都有本煤球卡,是限量供应的。我家斜对面就是煤球店,因此弄堂里,天天有拉煤球的拖车经过。

大清早起来生炉子,是儿时的我每天必做的生活,弄堂里的孩子几乎人人都会生煤球炉。每天清晨,弄堂里总有20多只煤球炉子在升烟,扇炉子的声音此起彼伏。主妇们洗的衣物也晾了出来,竹竿交错,好像在烟幕中升旗,蔚为一景。

生炉子先要把隔夜的炉灰掏尽。将未燃尽的煤球搓一下,留下小小的黑黑的煤核铺在炉底,用自来火点燃报纸,引燃刨花或晒干的毛豆壳、小柴片,用破蒲扇轻扇,炉子渐渐冒出浓烟,再加稍大柴片。此时,用一把剪刀似的长手柄,头部有两个圆形铁的火钳,夹着煤球,轻轻地一个个送进炉膛。蒲扇对着炉门“啪嗒啪嗒”扇起来,炉膛蹿出浓烟,熏得我流泪咳嗽。有时风向一转,我处于下风头,把我呛得透不过气来,眼泪鼻涕一大把,逼得我用扇子对着炉门一阵猛扇,直到炉膛内发出火光和噼噼啪啪的声音,大柴片燃烧了上来。直至煤球燃烧起来,呈暗红色,烟雾渐渐散尽,煤球烧红,炉子也就生好了。引燃烧红的煤球并非易事,经常是柴片烧完了,煤球还没烧红,无奈只好捞出煤球,呛着煤烟,眯着泪眼重生炉子。

冬天,凛冽的寒风吹得我手阵阵发抖,风大,自来火点不着,一根、二根、三根……只能拿着废纸在家中点燃后冲进家门塞进炉底,即使这样的动作也不一定会一次成功;雨天,柴片被淋湿了,炉子生不焯不算,浓烟滚

滚,伴随着阵阵咳嗽声,我一手打伞一手扛扇炉子。后来,我哥用铁皮做了一个两尺高喇叭似的小烟囱,小烟囱能借风,让火苗蹿高,炉子生得也更快些了。有时,冬天风很大,几乎不用扇炉子,炉子就点着了。雨天也不怕了,把喇叭筒往炉子上一搁就好了。

每隔一段时间,家里就有不少碎煤球和煤灰。母亲用陶盆把碎煤球捣碎,加水调成煤糊状,在木板上摊成一张厚饼样,铲下来就成了方形煤球。有时,我也看见哥哥用煤糊做成一只只“黑汤团”似的煤球。他去农场后,我也做过数次。

冬天,为了减少起早生炉子,母亲教我晚上“封炉子”。睡觉前,炉子内加满煤球,紧关炉门,炉口上盖一块专用圆铁块或在煤球上铺一层湿煤糊,中间捅个小洞通风,煤炉上放着一“铜吊”的水。次日晨,炉上冒着滚烫白汽的水,可当揩面水。我打开炉门,捅碎煤糊或用火钳夹去圆铁块,通下炉灰,重新加上煤球,即可烧泡饭了。如果晚上炉子封了不当,漏了风,一夜煤球烧光,“铜吊”的水烧干,底烧穿,除了要重生炉子还会遭到母亲一顿训斥。

不多久,煤球店供应了一种叫“煤饼”的燃煤,取代了煤球。煤饼圆形的,上有九个洞。生煤饼炉与生煤球炉相似,只要引燃煤饼,烧得半红,再洞对洞对准压上一个,用脚轻踩在炉口即可。后来,煤饼烧焦了我的鞋,眯着泪眼重生炉子。

冬天,凛冽的寒风吹得我手阵阵发抖,风大,自来火点不着,一根、二根、三根……只能拿着废纸在家中点燃后冲进家门塞进炉底,即使这样的动作也不一定会一次成功;雨天,柴片被淋湿了,炉子生不焯不算,浓烟滚

滚,伴随着阵阵咳嗽声,我一手打伞一手扛扇炉子。后来,我哥用铁皮做了一个两尺高喇叭似的小烟囱,小烟囱能借风,让火苗蹿高,炉子生得也更快些了。有时,冬天风很大,几乎不用扇炉子,炉子就点着了。雨天也不怕了,把喇叭筒往炉子上一搁就好了。

每隔一段时间,家里就有不少碎煤球和煤灰。母亲用陶盆把碎煤球捣碎,加水调成煤糊状,在木板上摊成一张厚饼样,铲下来就成了方形煤球。有时,我也看见哥哥用煤糊做成一只只“黑汤团”似的煤球。他去农场后,我也做过数次。

冬天,为了减少起早生炉子,母亲教我晚上“封炉子”。睡觉前,炉子内加满煤球,紧关炉门,炉口上盖一块专用圆铁块或在煤球上铺一层湿煤糊,中间捅个小洞通风,煤炉上放着一“铜吊”的水。次日晨,炉上冒着滚烫白汽的水,可当揩面水。我打开炉门,捅碎煤糊或用火钳夹去圆铁块,通下炉灰,重新加上煤球,即可烧泡饭了。如果晚上炉子封了不当,漏了风,一夜煤球烧光,“铜吊”的水烧干,底烧穿,除了要重生炉子还会遭到母亲一顿训斥。

读好“家门口服务”这本书

王树才

住在新建的社区,新鲜事接踵而来。在党建引领下,开办了读书班。最近又有一个新发现:几间小屋(连支部书记办公室也腾了出来)摆放着铝合金短梯、残疾人轮椅、拐杖、电动车打气筒,还有理发、维修、缝补、编织室一字排开、五花八门、整理规范,有人值班,但不见收银柜台,原来是个便民“帮家社”,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家门口服务”体系。

这些简易的设施看似微不足道,而当你需要应急时,却成了稀罕物。衣食住行,包罗万象,一个家庭难以一应俱全。社区别出心裁,急居民所急,应居民所需,开办“家门口服务”,提供了方便,也填补了

底,哥就做了一只压煤饼的工具。

煤饼炉子在菜场地摊上或去曹家渡“刘裕昌”杂品店可买到,一般是火油桶、油漆桶改制而成。

记得家里很少买成型的煤饼,大多到煤球店买煤灰,又买来一只做煤饼的模具,利用礼拜天自制煤饼。模具底部有一块铁板,焊上了九根圆铁,放入用水搅拌过的煤灰,模具上端就有圆孔铁板,中间焊上一截封口的自来水管,用大木锤反复敲打,直至夯紧模具内的煤饼,取出,叠起来风干。这活甚累,大多由父亲和哥哥来制作煤饼,后来哥去了崇明农场,我也敲过很多次的煤饼,一天可敲二三十只,常常累得四肢麻木,腰酸背痛。

“噔、噔、噔”敲煤饼的声音响彻弄堂,一到礼拜天,家家户户都在家门口干得不亦乐乎。这早已远去的声音,至今仍不时在我脑中回荡。

弄堂旧趣录

桌上,闻着袅袅腾腾、不绝如缕的清香,心旷神怡。傍晚,有邻居闻香而来,问是哪买的,能否分上两枝?我好生为难,让其自己动手,邻居是明白人,自然不会横刀夺爱,聊上一会儿,闻够了腊梅的彻骨幽香,方起身离去。那年头,弄堂里的树木极少,更别说腊梅、桂花等唯有公园里才有的植物了。

腊梅花开,又是一年。一年又一年,日子令人回味,令人憧憬……

腊梅花开,又是一年。一年又一年,日子令人回味,令人憧憬……

腊梅花开,又是一年。一年又一年,日子令人回味,令人憧憬……

腊梅花开,又是一年。一年又一年,日子令人回味,令人憧憬……

腊梅花开,又是一年。一年又一年,日子令人回味,令人憧憬……

腊梅花开,又是一年。一年又一年,日子令人回味,令人憧憬……

腊梅花开,又是一年。一年又一年,日子令人回味,令人憧憬……

腊梅花开,又是一年。一年又一年,日子令人回味,令人憧憬……

腊梅花开,又是一年。一年又一年,日子令人回味,令人憧憬……

腊梅花开,又是一年。一年又一年,日子令人回味,令人憧憬……

人们生活需要的短板。“家门口服务”子目很多,就像是一本书。书里有很多故事,故事涉及百姓平民,百姓平民既是故事的主人翁,又是故事的演绎者。

“家门口服务”平台由社区牵头,通过居民自治的方式自己搭设,根据百姓的需求整合资源。莫看细微之举,确实都是居民日常生活中所面临、所需求的。“生活小事不出村居,教育服务就在身边。”为难之时,排忧解难,深得人心,亲近了社区与居民的关系,居民拥有获得感,同样感受到社区的温暖,社区和谐的氛围也随之而来。

“好书”人人爱读,当然也就更希望有越来越多如家门口服务一样的“好书”。



乡村夕阳 (摄影)

陈静芳

卜哥是个摄影师,上世纪九十年代入行。那时还没有数码相机,而胶片机不但对镜头、光圈、快门、测距、取景、测光、输片、计数、自拍等功夫特别讲究,

一连几日缺少发现而烦躁不安。爱好爱到极致,也让人疯狂或压抑。

白驹过隙,而今的摄影器材远非昔日可比,单是一个普通镜头价格就可能上万,动辄还会用上航拍,拍出的画面更生动,特别讲究,

一天,卜哥去和一帮发小聚会,其中一人把自己做的手机相册翻给大家看。这个相册名叫《老街记忆》,记录的都是一些从前老街的痕迹,那曾经熟悉的街道,那不时闪过的儿时的玩伴和街坊。忽然就让卜哥怔住了。

当年为父亲的一顶帽子店所绘制的广告画。我在临街的一个咖啡座坐下,要了一杯拿铁慢慢喝,硕大的梧桐树叶洒下一片浓荫,六月的和风送来普罗旺斯馥郁的花草清香。抬眼望去,街边一位流浪艺术家,穿着邋遢的牛仔衣裤,怀抱着一把吉他,漫不经心地弹奏着,忧郁的曲调游荡在古老悠远的街上,又淹没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那种飘忽不定的乐声有一种直击心灵的伤感,却又是冷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想来那里面一定藏着这位普罗旺斯乐手的秘密。

当年为父亲的一顶帽子店所绘制的广告画。我在临街的一个咖啡座坐下,要了一杯拿铁慢慢喝,硕大的梧桐树叶洒下一片浓荫,六月的和风送来普罗旺斯馥郁的花草清香。抬眼望去,街边一位流浪艺术家,穿着邋遢的牛仔衣裤,怀抱着一把吉他,漫不经心地弹奏着,忧郁的曲调游荡在古老悠远的街上,又淹没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那种飘忽不定的乐声有一种直击心灵的伤感,却又是冷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想来那里面一定藏着这位普罗旺斯乐手的秘密。

当年为父亲的一顶帽子店所绘制的广告画。我在临街的一个咖啡座坐下,要了一杯拿铁慢慢喝,硕大的梧桐树叶洒下一片浓荫,六月的和风送来普罗旺斯馥郁的花草清香。抬眼望去,街边一位流浪艺术家,穿着邋遢的牛仔衣裤,怀抱着一把吉他,漫不经心地弹奏着,忧郁的曲调游荡在古老悠远的街上,又淹没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那种飘忽不定的乐声有一种直击心灵的伤感,却又是冷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想来那里面一定藏着这位普罗旺斯乐手的秘密。

当年为父亲的一顶帽子店所绘制的广告画。我在临街的一个咖啡座坐下,要了一杯拿铁慢慢喝,硕大的梧桐树叶洒下一片浓荫,六月的和风送来普罗旺斯馥郁的花草清香。抬眼望去,街边一位流浪艺术家,穿着邋遢的牛仔衣裤,怀抱着一把吉他,漫不经心地弹奏着,忧郁的曲调游荡在古老悠远的街上,又淹没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那种飘忽不定的乐声有一种直击心灵的伤感,却又是冷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想来那里面一定藏着这位普罗旺斯乐手的秘密。

当年为父亲的一顶帽子店所绘制的广告画。我在临街的一个咖啡座坐下,要了一杯拿铁慢慢喝,硕大的梧桐树叶洒下一片浓荫,六月的和风送来普罗旺斯馥郁的花草清香。抬眼望去,街边一位流浪艺术家,穿着邋遢的牛仔衣裤,怀抱着一把吉他,漫不经心地弹奏着,忧郁的曲调游荡在古老悠远的街上,又淹没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那种飘忽不定的乐声有一种直击心灵的伤感,却又是冷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想来那里面一定藏着这位普罗旺斯乐手的秘密。

当年为父亲的一顶帽子店所绘制的广告画。我在临街的一个咖啡座坐下,要了一杯拿铁慢慢喝,硕大的梧桐树叶洒下一片浓荫,六月的和风送来普罗旺斯馥郁的花草清香。抬眼望去,街边一位流浪艺术家,穿着邋遢的牛仔衣裤,怀抱着一把吉他,漫不经心地弹奏着,忧郁的曲调游荡在古老悠远的街上,又淹没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那种飘忽不定的乐声有一种直击心灵的伤感,却又是冷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想来那里面一定藏着这位普罗旺斯乐手的秘密。

有一道心理测试题是这样说的:一天,你一边走,一边想着事儿,不小心碰翻了路边的一只垃圾箱。垃圾箱倒了,你认为会发生下面哪种情况?A.垃圾箱是空的;B.一些垃圾物散落在地上;C.散落在地上的垃圾物主要是残饭剩菜;D.滚到地上的是一个个捆扎严实的黑色垃圾袋。

我选B,答案说:选择B的人心中往往隐藏着一些不愿意让人知道的情感,但是又时常会以某种方式流露出来。

我想了想,觉得有些道理。比如,我一直希望父亲揪揪我的耳朵,这种想法说出去会让人觉得荒唐,所以我便藏在心中不愿让别人知道,但我又时常以某种方式流露出来,最常用的方式是我在写作时爱用“嗔怪”这个词。好吧,今天我就说说这件事,让自己彻底从这种情感纠结中走出来。

从我记事起,我记得的有关父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父亲小心翼翼地揪着弟弟的耳朵。当时弟弟还是婴儿,被母亲亲抱在怀里。那是记忆的一个片段。我可以看到父亲的微笑和弟弟红扑扑的脸蛋。弟弟爱睡,怎么逗弄,也不睁眼,于是父亲就用手轻轻地揪他的耳朵,这个动作透露出浓浓的爱意,又似乎是在嗔怪弟弟只顾睡觉而不知睁开眼与一家人共享幸福的时刻。

弟弟是个好孩子,但到了六七岁时,偶尔也会犯些错,父亲对他的惩罚仍是用手揪一揪他的耳朵,明显看得出是那种可以称之为“嗔怪”的、又疼又爱的样子。但是,我就没那么幸运了,我犯了错,屁股就要挨父亲的板子,每次都被打得眼冒金星。我幻想自己也能获得弟

弟一样的待遇,哪怕一次,但这样的情况从没出现过。渐渐地,我就觉得父亲对弟弟过于偏袒,对我又过于严厉,他的厚此薄彼让我心生悲哀。

现在想来,我不讨喜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我家现在的长子,被父母寄予很大的希望,对我的要求自然也就更加严格一些;再者,就是我的确没有弟弟乖巧。我不但不喜欢讨好大人,而且专门与大人对着干。父母对我的评价就是“不讨喜”,周围的大人也都不给我好脸色。只有一个会说话的邻居叔叔对我有不一样的评价,他说这小子反弹琵琶,剑走偏锋,弄不准将来会有些出息。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才知道,其实人人都喜欢别人顺着自己,如果你事事顺着谁,你肯定会博得这个人的好感。不过,希望别人顺着自己的人多,而有兴趣顺着别人的人少,所以真正让我们有好感的人并不多。父子之间也不例外。少年时的我,意识不到这一点,仍时常与大人们对抗,但心中却期待在犯错之后能被爸爸揪一揪耳朵。

如今,我也五十多岁了,内心已被岁月磨得起了茧,但那种期待却愈发变得柔软,只是柔软被厚厚地包裹了起来,那层坚硬的外壳,一旦被捅破,里面还是潮湿温热的——这就是长大了的儿子对老父亲的爱。

当年为父亲的一顶帽子店所绘制的广告画。我在临街的一个咖啡座坐下,要了一杯拿铁慢慢喝,硕大的梧桐树叶洒下一片浓荫,六月的和风送来普罗旺斯馥郁的花草清香。抬眼望去,街边一位流浪艺术家,穿着邋遢的牛仔衣裤,怀抱着一把吉他,漫不经心地弹奏着,忧郁的曲调游荡在古老悠远的街上,又淹没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那种飘忽不定的乐声有一种直击心灵的伤感,却又是冷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想来那里面一定藏着这位普罗旺斯乐手的秘密。

当年为父亲的一顶帽子店所绘制的广告画。我在临街的一个咖啡座坐下,要了一杯拿铁慢慢喝,硕大的梧桐树叶洒下一片浓荫,六月的和风送来普罗旺斯馥郁的花草清香。抬眼望去,街边一位流浪艺术家,穿着邋遢的牛仔衣裤,怀抱着一把吉他,漫不经心地弹奏着,忧郁的曲调游荡在古老悠远的街上,又淹没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那种飘忽不定的乐声有一种直击心灵的伤感,却又是冷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想来那里面一定藏着这位普罗旺斯乐手的秘密。

当年为父亲的一顶帽子店所绘制的广告画。我在临街的一个咖啡座坐下,要了一杯拿铁慢慢喝,硕大的梧桐树叶洒下一片浓荫,六月的和风送来普罗旺斯馥郁的花草清香。抬眼望去,街边一位流浪艺术家,穿着邋遢的牛仔衣裤,怀抱着一把吉他,漫不经心地弹奏着,忧郁的曲调游荡在古老悠远的街上,又淹没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那种飘忽不定的乐声有一种直击心灵的伤感,却又是冷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想来那里面一定藏着这位普罗旺斯乐手的秘密。

当年为父亲的一顶帽子店所绘制的广告画。我在临街的一个咖啡座坐下,要了一杯拿铁慢慢喝,硕大的梧桐树叶洒下一片浓荫,六月的和风送来普罗旺斯馥郁的花草清香。抬眼望去,街边一位流浪艺术家,穿着邋遢的牛仔衣裤,怀抱着一把吉他,漫不经心地弹奏着,忧郁的曲调游荡在古老悠远的街上,又淹没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那种飘忽不定的乐声有一种直击心灵的伤感,却又是冷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想来那里面一定藏着这位普罗旺斯乐手的秘密。

当年为父亲的一顶帽子店所绘制的广告画。我在临街的一个咖啡座坐下,要了一杯拿铁慢慢喝,硕大的梧桐树叶洒下一片浓荫,六月的和风送来普罗旺斯馥郁的花草清香。抬眼望去,街边一位流浪艺术家,穿着邋遢的牛仔衣裤,怀抱着一把吉他,漫不经心地弹奏着,忧郁的曲调游荡在古老悠远的街上,又淹没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那种飘忽不定的乐声有一种直击心灵的伤感,却又是冷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想来那里面一定藏着这位普罗旺斯乐手的秘密。

当年为父亲的一顶帽子店所绘制的广告画。我在临街的一个咖啡座坐下,要了一杯拿铁慢慢喝,硕大的梧桐树叶洒下一片浓荫,六月的和风送来普罗旺斯馥郁的花草清香。抬眼望去,街边一位流浪艺术家,穿着邋遢的牛仔衣裤,怀抱着一把吉他,漫不经心地弹奏着,忧郁的曲调游荡在古老悠远的街上,又淹没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那种飘忽不定的乐声有一种直击心灵的伤感,却又是冷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想来那里面一定藏着这位普罗旺斯乐手的秘密。

爸爸,请揪揪我的耳朵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去年的埃克斯行,让我迷上了这座普罗旺斯小城。回来后凡是看到被冠以普罗旺斯名字的桌布、床单、茶具,我都会急急拿下,仿佛拥有了自己心仪的情人。

埃克斯是普罗旺斯的前首府,名字源于拉丁文“水”,公元前122年罗马将军发现了这里的泉水能治病,于是,就把这座城市叫作“水城”。小城内现有近百处喷泉,漫步其间,四处可见布满青苔的石头上缓缓地流淌着沁人心扉的汨汨清泉。从12世纪开始,埃克斯就是普罗旺斯文化、经济、知识的中心。

旅游

七夕会

当年为父亲的一顶帽子店所绘制的广告画。我在临街的一个咖啡座坐下,要了一杯拿铁慢慢喝,硕大的梧桐树叶洒下一片浓荫,六月的和风送来普罗旺斯馥郁的花草清香。抬眼望去,街边一位流浪艺术家,穿着邋遢的牛仔衣裤,怀抱着一把吉他,漫不经心地弹奏着,忧郁的曲调游荡在古老悠远的街上,又淹没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那种飘忽不定的乐声有一种直击心灵的伤感,却又是冷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想来那里面一定藏着这位普罗旺斯乐手的秘密。

当年为父亲的一顶帽子店所绘制的广告画。我在临街的一个咖啡座坐下,要了一杯拿铁慢慢喝,硕大的梧桐树叶洒下一片浓荫,六月的和风送来普罗旺斯馥郁的花草清香。抬眼望去,街边一位流浪艺术家,穿着邋遢的牛仔衣裤,怀抱着一把吉他,漫不经心地弹奏着,忧郁的曲调游荡在古老悠远的街上,又淹没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那种飘忽不定的乐声有一种直击心灵的伤感,却又是冷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想来那里面一定藏着这位普罗旺斯乐手的秘密。

